

禹縣縣誌

侯慕彝題

禹縣志卷二十三

忠義傳

國史忠義併歸名臣忠者臣之常雖見危授命固其所也
至下邑匹夫名不齒於朝籍而禦變捐軀尤足尙也謹仍
舊志傳忠義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爲吳中大夫使於魏魏主丕以陳羣
與熙同郡使羣誘之陷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
苦之後又詔還熙懼見迫不從爲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
御者覺之不得死吳主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熙竟

死於魏

一統志

趙璉字伯器宏偉之孫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嵩州判官再調汴梁路祥符縣尹入爲國子助教累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總管杭於東南爲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爲人強毅開敏精力絕人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爲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刃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戶斂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之盡戮諸市踰年召拜吏部侍郎杭人思之刻其政績於碑歷中書左司郎中除

禮部尙書尋遷戶部拜參議中書省事出爲山北遼東道廉訪使是時河南兵起湖廣荆襄皆陷而兩淮亦騷動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於揚州以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卽輿疾而行旣至分省鎮淮安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爲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効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賊鬪市衢賊圍璉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旣宥爾誅戮又錫

以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耶汝棄信逆天滅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爲汝賊輩屈乎卽馳騎奮擊賊賊以槩撞璉墜地欲昇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揚兒以身蔽璉亦俱死及亂定州民收其屍歸殯於真州事聞賻鈔三百錠仍官其子錡弟琬字仲德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以舟挾琬至黃巖琬潛登白龍奧舍於民家絕粒不食人勸之食輒瞑目卻之七日而死

忠義傳

周鳴岐字聖瑞州學生每讀書見古人義節事輒自奮勵相期許以數困躓場屋遂絕意功名隱居授徒及闖逆之

變兵巡道李乘雲邀與守陴或以事不可爲促之去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報之正在此時耳城陷被執厲聲色罵不絕口賊傷其吻猶噴血含糊曰得從李公地下幸甚當速殺我賊怒殺之巡道沈公荃詳其事旌之

李儀化性至孝父有疾日夜涕泣禱於天遂愈事母溫清如禮總角爲文卓偉中丞連公甚器愛之雅慕劉伯溫嘗擬百字令百餘首有人告以營產輒鄙而拒之舌耕自給詩書之外他無嗜也闖寇逼城拜母柩前約友人誓以必死城破不屈死知州蔡公旌曰烈丈夫友人田種玉陳懋侯九韶皆同時死難

侯九韶字鹿野太學生性慷慨明季寇亂捐金造城頭箭牌備捍禦辛巳冬闖逆寇禹兵分巡李公命分陴守城城破李公被縛執刃奔隨罵不絕口賊持戟刺其喉死張孟純東張里人與弟孟節孟夏俱偉幹有勇力明季兵祿室家散亡且絕粒或謂之曰李際遇方屯聚西山招納亡命君兄弟往必見收卽不淫殺亦足果腹孟純應之曰小人家世食力雖喪亂之餘終不欲依盜賊苟活遂兄弟相枕籍死

席所琳字林玉諸生少負氣明崇禎辛巳城陷賊脇之從所琳罵不屈賊怒縛之乘間投井賊下石擊之死

李甬李鼎兄弟也明季諸生以品節相勵爲文奇橫無儔阿態聞清室定鼎憤不欲生以老母在未忍卽死旣而聞削髮令下奉母偕入柏山林深處鑿洞而處墾田耦耕足不履村落者數年及母歿有樵者入山見其髮覆滿頭詫爲逆民將鳴官二人太息曰吾兄弟所以未卽殉國者徒以有老母在也今已矣削髮而生何如戴髮而死尙可以見皇帝祖宗於地下是夜遂左右對縊於山洞里人卽所居葬焉後甬之裔孫澍以武舉起家由山東臨清州守備升山西汾州副將遷葬甬於箕阿村東南里許之原甬葬柏山東麓今大塚巋然獨存

馬浩字文波狀貌奇偉性忠直善騎射不屑屑於章句學由庠生中乾隆甲午科河南武鄉試効力南陽鎮襄城營授把總職尋陞汝寧營光州汛千總嘉慶初川楚教匪煽亂浩屢奉撫鎮檄追勦堵禦一戰於信陽之駱駝店一戰於裕州之四里店一戰於光州之王母觀山一戰於內鄉之黃沙一戰於盧氏之朱陽關浩所部額兵殊少益以臨時奉調帶領馬步營不滿三百而首尾殲殺賊匪千有餘人禽滅有名渠魁數人其用師善以少擊衆其遇賊於四里店也敵四面至圍合浩命架火鎗排擊之傷數十人賊畏其鋒南竄會他營火藥局不戒而熾煙對面蓬蓬起賊

阻前途反奔殊死鬪浩戰良久顧所部兵惟外委一員步兵一人隨其後乃大呼爭先戰益力手腕及面皆重傷血涔涔下注賊知不可奪遂巡遼解圍去先是賊之竄入豫省者皆由四川歷湖北而關陝無虞也四年春陝賊張漢潮始由商洛犯豫邊時浩隨鎮標駐防於陝之黃土嶺聞信稟令馳追至盧氏之朱陽關五晝夜不交睫冒雨行泥中而百餘里賊大創懼出境而浩授守備職屬以傷痕發數日卒於青山軍營青山故盜藪也至是民安堵感浩德爲立祠事聞蔭一子賜葬銀五十兩

陳秉義監生性醇謹篤於倫常年六十餘事父爲孺子慕咸

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擒匪薄禹秉義數促兄去兄曰吾壽邁古稀復何懼且廬墓在去將焉往強之偕行至杏山南賊追及虜兄牽馬秉義語賊曰吾兄老矣不堪其勞願以身代賊義之兄得遠遁無恙秉義竟死於難

韓森焱字協六庠生居城東北郭連鎮同治元年擒匪擾禹攻鎮森焱率鎮民與戰以衆寡不敵殉焉事聞賜雲騎尉世襲列入忠節祠

李光照禹南小呂人牛同慶牛莊人入民國皆常帶鄉團光照舊駐城南同慶駐城東並立戰功有聲譽後光照以隊長駐黃榆店移同慶副之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土匪大

集黃附店破其寨光照偕同慶往擊之至則寨門洞開或勸以賊衆勿入光照未及答忽見一婦一女自賊中奔出散髮裸身相隨投井光照氣冲目裂大呼同慶曰賊作惡至此好兄弟今誓不與此獠同生遂入寨斃賊數人中礮並死光照勇而有禮初長沙曹學士廣權牧禹時器光照引爲內隊學士去禹光照爲送孥入京及是學士以遣老閒散重遊禹甫解裝光照首先拜謁未幾卽遣此難學士爲作輓章以張其事同慶粗釐有膽畧竟與光照同殉義人並憐之

閻景福字介臣好讀書幼貧有田六畝盡鬻之爲學資而

書則肩煤糊口夜擁一樓琅琅聲達旦壯列諸生讀書有
恆而專每一經治之盡數年民國建元帶義讓里鄉團義
讓里縱百里西境羣山爲匪穴景福日夜梭馳偵匪藏輒
掩襲之匪無所匿與隊勇同甘苦能得人死力用敢以少
擊衆凡帶勇五年地方肅清解甲授學匪又漸張十五年
七月匪大熾西邊益苦羣推景福復出雜抽十里團勇付
之倉卒遇賊於賂駝原死之景福剛毅木訥近仁人也本
遺腹子事母王氏以孝聞而竟不獲終養而歿故禹人皆
惜之然景福要爲血性男子則人亦皆信之也

孫玉芳字秀山居禹西西高村性喜任俠禹民久苦匪而
匪氛愈長民氣愈消匪以西山爲巢穴而東出則分中北
南三路玉芳所居適當匪出南路之衝民國十六年秋匪
麇聚西山九月初瞰城內駐軍別調乃乘夜東下將攻城
適城內駐軍復回匪乃大掠西關凡財物牲畜人民罄掃
以去玉芳暗伏鄉民邀其歸路大敗之盡奪匪所掠取各
散還民家自是民氣遂大振民社四起矣十七年三月下
旬匪自東來匿三峯山西峯湯王廟玉芳偵知往擊之匪
借廟爲藏身之固而玉芳乃露處山野遂爲匪所覷中礮
死之其族姪書同秉其餘威以善戰噪於禹境

黃景憲字子度住禹北李黃寨爲人孝友篤謹幼赤貧好

讀書力不能給紙墨年十五卽爲童子師而別從鄉先生
學制舉業未幾考列學官弟子員會罷科舉爲公歛局司
書記久之始歸鄉里皆敬信之推爲李黃寨長民國十七
年五月末旬大股匪攻寨其寨全用石築守禦素缺無快
槍乃拋寨石下擊匪不能克將遁矣忽寨中有自火其居
以逃者衆民皆大驚疑寨已破奪路爭出匪乘之而入景
憲猶揮錘斫石不肯去遂遇害

禹縣志卷二十四

隱逸傳

隱逸之德莫尊於巢許實爲高士之祖皆爲禹之先民百
世之下聞風而悅矣舊志始司馬德操德操未出茅廬之
諸葛公也此亦他郡縣之所希也昔賢有曰有堯舜以給
人之欲有巢許以淡人之求則隱逸之有造於世大矣茲
因舊志而廣之爲名利之徒風焉

許由堯時人隱於潁濱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
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
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

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實乎從俞氏諸子平議賓改作

實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

若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

之矣或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以為為汚其耳就潁水洗之此一事而兩傳者也意而子見許

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

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以黥汝以仁義

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

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

子曰夫無壯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

在爐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

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

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

所遊已許由歿葬於箕山後人為築洗耳臺在今禹城北

門外或辨之曰許由冢在箕山則洗耳不應在禹蓋思洗耳在潁水不許冢在箕山乎死自葬箕山洗耳自在

潁水况潁水之近於箕山者乎夫堯葬穀林舜死蒼梧不

妨其生都乎陽蒲坂也若以冢為冢則后稷冢在崑崙何

以教稼九州內平許由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之此非好為爭墩固有可爭之理在也

巢父與許由同時即樊仲父常居巢因又號巢父嘗牽犢

禹縣志 卷二十四 隱逸傳 二

就潁水飲遇許由洗耳問其故許由曰堯以天下讓吾污吾耳故洗之巢父曰污爾之耳豈不污犢之口乎急牽犢去就別水飲之後人以其嘗爲巢父飲犢因名犢水由北南流入潁岸旁有巢父洞

司馬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人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否會

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徽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家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箸饋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值琮起叩頭辭謝徽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惟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急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可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時襄陽龐德公稱徽爲水鏡徽嘗造德公

值其渡汚上祀先人墓徽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
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須臾德公還直來相就與
德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不知何者是
客也徽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先是徽家潁川
德公從子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弱冠使
往見徽徽探桑統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
紫馬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徽曰子且下車子適
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
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

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統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
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遂共語自晝
至夜徽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當爲南州士之冠冕
及寓荊州劉備訪世事於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
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
孔明龐士元也荊州破徽爲曹操所得欲大用會病卒在徽
荊州與宋忠並講學弟子顯者如蜀臣尹敏李仁等其
誠子有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
而行
不高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漢末大亂避地冀州辭袁紹之命遁
還鄉里曹操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

一介書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趨勉卒雅尙義不相屈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愛而敬之初司馬懿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嶠澗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聚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懿口終不言信行著於鄉鄰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畧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者

兵殺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尙書黃休郭彞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疑弘農太守何植等遞薦昭曰天真高絜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先是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以故不卽徵至是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

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
顛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爲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
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尙誠宜嘉異
乃從誕議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
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韋誕並有名尺牘
之迹動見模楷焉於人怡怡無不愛雖僕隸必加禮外同
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
書

盧損爲字昌齡位乃授戶部尙書致仕退居潁川
時李穉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穉之遐壽有道術酷

慕之仍以潁川逼城市乃居陽翟立隱舍築茅種藥山衣
野服逍遙於隱几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
年與同遊五六人於大隗山中大仙觀疏泉鑿坯爲隱所
誓不復出山氣多寒被病而卒時年八十餘齒髮不衰而
有壯容

杜生陽翟人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二
十餘里有屋兩間一間自居一間其妻子居之室之前丈
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問
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
前亦曾到此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世無求於

人偶自不出耳問其所以爲生曰初惟與人擇日賣醫藥
以具饘粥後子能耕鄉人與田三十畝令耕之有餘力又
爲人傭耕以此食足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
何所爲曰端坐耳問頗觀書否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
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並書亦
不知所在矣

夢溪筆談

邊賀字文慶天資穎慧工於詩文邑中祠宇碑銘多所撰
記幼與蔣少參講學數勸進取不聽隨處靈泉里耕灌吟
咏畧無外慕自號箕山遯夫年八十四卒

徐祿字天錫城內西南隅人少有至性讀書過目輒不忘

從父純習舉子業由儒士應鄉試者二以不合於有司遂
著分定論築居於輞山之麓垂三十年足跡不履城市尤
邃於易徜徉山水翛然無物累年八十三卒

楊政儀貌奇古幼好學不事舉業足跡不及城市事父母
孝謹友於兄弟終身無遽容村西置園數畝築室修藥鑿
池養魚日延四方高士論議故典飲酒微醺卽止晚遇異
人授祕術煉服丹砂駐顏引氣知州廬陵劉魁三迎鄉飲
卒不至壽八十餘而終

張翼少業儒長精數學遊於涓上范太常守已貧而孤翼
奇其造躬教之學范起家進士以文名世傳其數更加精

研占驗有準詔以太常少卿修大統歷終身事翼翼三十餘始遊庠未五十卽棄去隱居潁水北村不入城市幾三十年自號潁濱居士年八十餘卒預知來生事人尤異之王易醴泉令用賢子少傳家學徽王強媚以郡主非其好也性嗜詩書不以富貴介意徽府廢獨免於禍家無餘資與妻偕隱南園種菜自給喜吟咏善趙松雪體惟與一二知己銜盃聯句縉紳雅敬重之妻被其化甘貧如飴夫婦偕老八十餘卒著有望鼻草

王清臣禹隱者也明天啟初潁川張遠度買田潁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一日攜榼獨游見耕而歌者徘徊曠間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語具言姓名舊有田畏徭役盡委諸其族今爲人傭耕少曾讀書客有遺一冊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而愛之故嘗歌亦不知杜甫爲何人也異日遠度過其廬見舊歷背煤字漫滅乃燒細枝爲筆所書皆所作詩後經亂不知所在張獨記其一篇云人生如汎梗飄飄殊無根飲啄得幾許營營晨與昏對此春日好荷鋤出南原近觀草色敷靜聽鳥語繁諸有弄花本雜沓呈真元曉然似供我寧不削清樽有身貴適意窮達安足論此亦杜五郎之流歎

漁洋詩話

李貞世居禹之西鄙賦性高潔幼讀書不樂仕進壯遊秦

晉吳楚間氣益豪晚年好黃老精數學以厭交接移家熊耳山山絕幽邃尤勝者爲白石峯遂自號白石山人人亦以是稱之鼓琴舞劍傲然自得嘉慶庚申寶郊間教匪不靖貞子武舉天澤隨巡撫馬慧裕擊賊貞陳方畧數事用之皆有效慧裕旣平郊亂欲奏其功貞辭且曰郊亂平吾萬亦無憂矣敢忘先人墳墓耶遂還里三載而歿年七十八是時鈞陽里李重喬者亦以隱逸稱壽尤高時人謂之二李

李重喬家於婁敬山自號敬山居士父永譽州學增生中年喪明重喬七歲父口授四書易書詩三經長而能文以父母繼歿遂不就試於婁敬山麓編茅構亭讀書其中手植綠竹數十竿松柏楊柳各數十章藤蘿交映苔徑盤曲稱勝境焉有請業來者亦爲啟迪時知名士如任西白李大敬任林聲輩皆出其門嘉慶十一年壽百有二歲無疾而卒足不至城市者八十年

焦合三禹西東壩村人美鬚眉工書跌宕多姿亦畫蘭有田四十畝佃於人自收其半力守儉約以清福終性嗜飲每當午食立門外遇人邀至家同飲盡一壺卽止人稱焦一壺同時有和精塘居澗頭河亦工書饒風韻讀書修鄉行以外祖曾受學使辱守母戒終身不應試又有方蘭田

者方岡鎮人每試輒不遇晚歲始列諸生喜詠諸語出解
人頗鄉議街談多述之三人者居相近號十里三處士皆
稱道咸聞人

禹縣志卷二十五

藝術傳

舊志傳方技其失也誣今志將以明民不宜更示人迷無
稽之言皆削之竊味論語曰游於藝記曰不與其藝不能
樂學特革方技之名傳以藝術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
丹青之妙浪跡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畧宗師張
僧繇兩都寺觀圖畫牆壁四十餘間變像卽同人相詭狀
無一同者其現在入妙者上都興唐寺御注金剛經院兼
白題經文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賢四面降魔盤龍等又

小殿前門菩薩景公寺地獄帝釋龍神永壽寺中三門兩神皆妙絕當時朱景元云尹老嘗見吳生畫中門內神圓光最在後一筆成時坊市老幼日數百人競候觀之縛闌施錢帛與之齊及下筆時望者如堵風落電轉規成月圓誼呼之聲震動坊邑或謂神也又景公寺老僧云吳生畫此地獄變成之後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又明皇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于大同殿畫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數月方畢明皇云李思訓

數月之功吳道元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煙霧張懷瓘云吳生畫張僧繇後身斯言當矣先是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縷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千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竦然風起爲天下壯觀又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請筆硯於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

僧知是道子懇邀到院祈求乃塗却畫處又西明慈恩寺
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溼耳獅子跌心花爲時所重聖善
敬愛亦有古畫聖善木塔院多鄭廣文畫並畫敬愛山亭
院有雉尾若真砂子上有進士房魯題名處後又有人題
詩曰姚家新塔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羽
箭莫教射破寺家牆寺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畫又資聖
寺諸畫吳生爲首詞人作柏梁體連句云吳生畫勇矛戟
攢出奇騁變勢萬端蒼蒼鬼怪層壁寬觀之忽忽毛髮寒
稜伽效之力所癩李真周昉優劣難活禽生奔推邊鸞花
方嫩彩猶未乾韓幹變態如激湍惜哉壁畫勢未殫後人

新畫何漫汗又東都北邱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殿吳道
子畫五聖真容及老子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又
道子畫一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
髮垂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搯鬼眼睛筆跡遒勁
有唐之神妙得者以獻僞蜀王孟昶甚愛重之常懸於內
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絕妙昶謂曰此鍾馗
若拇指搯鬼眼睛則更校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
數日看之不足別緝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搯鬼眼睛並
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而爲別畫筌曰吳道
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

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拇指昶甚賞筌之能遂以綵緞銀器旌其別識注价中州雜俎李恭以醫著名父卒廬墓三年永樂三年方司馬廉知薦於朝徵爲太醫院舊志列孝子傳按恭孝止廬墓一事不能立傳今以其善醫改入藝術孫相世爲陽翟人元末任山西平陽府醫學教授相生思忠爲明初名醫思忠生奉源典科源生希禮太醫院博士宣德中學正朱仲堅有疾夢天神示以丹篆曰希禮神醫迎而醫之果愈希禮生鎬生釗釗生清傳祖父祕訣醫尤精妙臨穎大學士賈詠重其術爲詩以贈之

侯邦寧善醫性高潔不治生產但市園亭一區種藥栽花與相知圍棋飲酒或焚香鼓琴所得名人墨蹟什襲珍藏卷軸滿篋大和王有疾瀕危一藥而愈名重一時

李闔嘗曰善卜每午後卽下簾靜坐問亦不告旣買卜者多亦不獨利所得卜錢日用足給外輒以施舍司理王公駐禹以憂家延闔卜之甫入門公卽曰若知觀風首爲誰應曰已許連三矣連三者連孝廉得民也啟視之果然遂奇之所卜家信皆如其言

王奎石遺其名少遊燕邸善畫人物其爲鍾馗像極其醜態雖百紙不相襲也百仙圖有翛然塵外之致百美圖雖極艷麗各具貞靜之體有狄梁公望雲諸葛武侯草出師

表皆善寫忠臣孝子之情狀其設色用墨亦不猶人
馬燧清初時人善畫博覽諸家尤愛王維晝夜揣摩一日
恍得其要巧思濬發人物悉佳而山水特絕遠近投絹素
者盈箱不數日而畢或問其何以敏妙如此答曰藝事亦
以學問爲主多觀經史典故熟爛唐詩宋詞則布局設色
自然有本矣

傅純仁字全一本董氏子祖生明末離亂間六歲孤耳育
於傅氏得成立及傅氏將絕嗣奉祖命後之所以報也嘗
結廬杏山因以爲號工詩又善畫蘭竹外蓮尤擅名不設
色但以墨染亦剗派也性野逸日遨遊山水間嗜酒半酣

後任意揮掃風馳雨驟非其意者雖達官貴人弗能強也
雅負盛名四方購畫者相望於道當世公卿士夫咸往來
交接尤推重焉輯有杏山贈言二册襄城劉青芝題曰董
文敏云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可作畫祖杏山書未
萬卷而書卷之氣已盎然楮墨外行未萬里而字內山川
盡在指顧中蓋高曠之懷蕭爽之神得於天授故胸中別
具邱壑不假外緣也青芝猶子伯川贈序蹟之於元人任
月山錢舜舉之列伯川秀水張庚弟子也嘗曰吾師作畫
徵錄若杏山以一紙寄秀水吾師必欣然有所評騭而載於
錄也更題其畫蓮云何處飛來太華峯十丈花開素練中

亦可於此彷彿其勝焉純仁墓臨潁在城西北附董世彥墳側示不忘本也

胡鳳鳴監生好施與精岐黃嘉慶十八年歲饑有子生平其墳墓爲熟地售鳳鳴旣鳳鳴知之召于謂之曰汝愚無知豈可以子孫而毀祖宗墳墓乎面焚其券仍令封培如舊有夫婦俱瞽引一小兒行乞至其門兒將出痘鳳鳴迎語曰此子出痘甚逆不可以風遂令人送廟內供柴米藥物日看數次踰百日兒得無恙復給米麵使去鄉人至今稱其賢云

魏松林歲貢生性耿介喜誦讀工書因多疾謝舉子藝專力學醫有困乏者輒周恤之有善可嘉者旌表之鄉黨稱其德

黃甲第字千石諸生善風鑑占卜尤精岐素寄京師有薛太史父患者羸求醫治之一藥而愈酬以金不受乃延爲上賓以薦入太醫院兼理院判事謝病歸子璋考授太醫院吏目

張恕字推己號市隱精易理業岐黃專心致志寡言笑絕交游居張得鎮子房寺側十年不出門遠近求醫者戶外履滿子百祥能繼其學著有合意錄一卷傳世

趙經元字松齋少與胡玉如同學以學行相勉至老不懈

謂玉如曰吾欲自贊曰盛世良民可乎玉如曰謙謙君子有終吉也經元工畫尤善小雀嘗爲百雀圖極變化之妙見者愛之處家有道妻早歿不再娶其仲子以父獨處定省易缺移同父宿三十餘年不歸私室人稱其孝慈各至云

張百常居半坡張村梁曰鳳居張村廟二人並以拳法成名皆畧識文義課童子自給不尙俠武其技粗者在手眼精者亦在養氣與儒道說相通世傳其技多神異不足信也先是水磨河有趙乾者藝畧於百常曰鳳等爲之先導皆以拳雄於禹北並世陳岡有袁泰安者亦以拳顯於禹

西其派衍流風將及百年近世衰矣

白振江字岷源大白莊人性喜琴偶至黃岡店有客善鼓琴因就師之三月中寢食俱忘已得大意未精也後至商城遇高人得指授技益工自製琴贈解人壽六十七歲疾革時囑其子曰吾所製琴良者三一日聽月二日遏雲三日引鳳如有知音可卽贈之勿徒韞櫝也

方秋貴方岡人善彈射嘗疊錢百枚彈之一彈止舉一錢未彈之錢畧無動犯彈至錢盡百不一失又嘗懸琉璃盤作鵠一彈注入之旋一彈擊出之而後彈所着仍依前彈故處號曰鳳凰奪窩此在古有能之者又任人擲丸空中

以彈逐之皆中斯獨奇矣尤奇者任人擲丸屋上俾從瓦
隴滾落簷下而已先把彈持滿俟擲丸落與彈平發彈中
丸百無一失此於古亦無聞有能之者矣秋貴自負絕技
顧無用處時其族瑞蘭仕泗州知州兄培蘭往視之以秋
貴行誤乘賊舟秋貴覺之適兩岸羣鷗無數飛翔卽探囊
引弓鷗應弦倒下頃之散落沙際狼籍幾滿顧謂舟子曰
有如此鷗舟子失色無敢發竟安抵署中秋貴無他生業
自作弓鬻之窮老以死傳子撰住世其業然技有間矣
曹金品字荆三自號鐵生居城內畫工寫生善仿古尺寸
皆有法度其秀骨則天生也論者謂禹三百年來無此作

矣書法初臨歐後臨顏故剛健婀娜皆有之文房之需皆
選精品幼席豐富晚歲蕭條而一介不以取人王琴林贈
之詩云問君三絕我能說一畫一書一品高聞者避之年
七十三卒

陳山城內南街人舌長能及鼻擅口技凡天籟人籟一出
口無不畢肖南街多晉商專販海南珍異藥物號洋貨棚
一夕有小車數十輛自遠而近車聲人聲中雜南蠻駛舌
聲各肆以爲貨至咸出迎聲頓寂闐其無人乃山也家貧
光緒初鬻技京師名噪甚每效諸名伶歌閒以管絃金鼓
之音抑揚亢墜無不中節聽者翻疑身在梨園士大夫爭

賞之所得金輒隨手盡其妻以爲言山笑曰視吾舌尙在
否無憂貧也嘗往來楊侍郎珮璋宋員外淑信京邸猶范
大司馬之於柳敬亭也晚歸禹豪商富室偶延一奏亦不
辭至今猶傳其五子闡學云

禹縣志卷二十六

貨殖傳

自呂不韋起大賈以天下居奇漢興陽翟號爲一都延及
朱明驛路經過故貨賄積焉闖亂後市廛爲墟清初州牧
劉國儒多方招徠後由密移來藥會曰駸駸稱盛矣人各
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諺曰能治千金必有過人之才
近來闐闐漸蕭條矣然能者輻湊已往之豪不可沒也又
商之道在合農工必家人所日用價廉而售普斯爲得之
非居奇也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

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
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
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
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
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住見子楚說曰
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
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
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太子竊聞安國
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

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
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
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柰何呂不韋曰子
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
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
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其之呂不韋乃以
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
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
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納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
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

如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此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聞一言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問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泣涕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

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饋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悅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

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
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
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
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
號稱仲父秦王年小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
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
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
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
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
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
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
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
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
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
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
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
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
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
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

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

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爲帝太后與莊襄王葬芷陽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緇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史記列傳

李文彩字耀章城北三里莊人通醫術設藥肆生有膽識

光緒四年知州王昌蔚勒借藥商錢二千貫不遂大怒遽
詳請設卡抽釐事屬創聞驚擾罷市昌蔚捕數人科以抗
上文彩據理歛陳語皆中肯昌蔚不能屈押解省垣極以
刑威勢嚇文彩終不伏將加鎖鑊鏢崩文彩大呼曰明明
者還有天耶問官令姑服罪文彩曰罪無可服死則不懼
但大人爲皇上撫民幸勿枉民以欺皇上入獄半年放歸
上官慰獎之撤昌蔚任

馮新德居三官塚村饒智計而城府阻深人莫能測寡言
笑有問事者必確指其可行之路其所經營屢肆田宅皆
井井有條理當光緒三年秋旱買穀數百石次年春大荒
招貧親友分借出之立盡旋歲熟償穀不受曰吾本意施
振不敢尸其名故云借也其計事慎密類如此

艾諒友字益三東壩村人以赤手起家晚主辦三峯山煤
礦復建議修鐵路開厥鍊鋼未及爲而卒年六十宣統三
年十二月也諒友氣量寬厚識見宏通與人開誠布公嘗
嘗與人以財不如授人以事又言人之材智不甚相遠頻
頻輒換無益也指教調護事亦辦矣故其生平夥友類倚
之終身各有成業凡所規畫確得大處着眼小處下手之
指樊進士海瀾未仕時嘗與同事語人曰文益三頭頭是
道長沙曹學士廣權知禹州時曰益三穎濱典型也其爲

名流推重類如此

葛青峯字嵐光東壩村人廩生時芳子幼以貧輟學爲商其術不厭詐而臨財一諾千金嘗抵滬灣見糧船停銷以爲此奇貨可居也盡定買之而囊中實不持一錢乃託讖遊出肆星夜掉步歸禹至花石鎮罄賣之裹金以往佯安坐肆中呼客交價肆主驚其豪富深相賓禮光緒二十年春旱詣襄城覘糧一買數百石自是市價日漲人皆爭糴青峯則減價盡賣一空未幾大雨糧價落矣青峯先後屢設商肆皆於盛時窺見敗徵立即停閉謂俟其已敗則不可收拾矣其見幾獨斷有過人者兄青巒弟青岫皆相助

成業青岫雖爲商而性寬恕言多近道每以知足訓家人商泰祥字開三居城內兄弟四人行居三惟仲不慧他皆才幼赤貧父執生員迪漢光語人曰觀商氏諸兒豈長貧者爲之謀商業別立市門規模濶大而自五貫錢以上皆慎之旣富而好行其德民國建元辦城防皆泰祥倡之墊欸數千金首葺營房他商民因效之泰祥性粗豪義氣二字不絕於口健飲啖腰大數圍每謀事諧則鼓腹唱諾不識一字而語多合理常曰人病吾積財不復何用散乎吾少不爲是兒所器每聞讀書則大罵諷者皆逐使成也

長者遊聽其論說佳處卽默誓必學之或論說非理卽默
念此當戒也秦解日行街市必實其囊而後出見乞討分
散立空而歸與行小善則心小快若行大善則心必大快
矣卒年六十七

陳潤德不知何許人幼隨母行乞至禹母傭於人爲女工
潤德學賈主者數逐之不去賈本甚微自潤德主事其富
甲禹肆潤德饒有膽識能闢新徑外杜濫賒內抑浮費其
條規嚴雖資主不敢易也初禹商守門戶無遠圖潤德則
分肆武漢湖湘以至粵東其利市三倍他商爭效之禹商
足跡遂徧十八行省潤德歿肆友習其厚實雄於外埠

李元德字升庵居城內幼貧未入塾初學賈於朱仙鎮從
鎮中生員某求識字得三國演義期年盡通之慕諸葛亮
爲人曰吾學其謹慎因有小諸葛之號自歸禹後主於馮
氏久之開錢莊發舒至鉅萬其爲商不居奇貨不涉險途
與同事語諄諄戒貪曰於文貪近貧其算無遺策日計不
足月計有餘古稱廉賈歸富者元德以之好用心尋常言
論亦究其理肆中出納纖細皆自主之卒年七十一

詹蠻子沒其名來自南方人以蠻子呼之故無業游食至
馮南人善種稻而禹則皆陸田詹視潁水兩岸可稻就羅
集附近築壩決渠試種稻成遂起其家古籍焉又有詹蠻

子者於其上游創種稻驟至殷富人於其所居呼爲潘家河自是人爭效之沿潁流溝塍開鑿盡水田矣二蠻子以客戶爲農作導師其功不可沒也

楊惠禹西杜村人木工嘗作木驢旋磨初禹煤出井起重皆用人絞橛惠始以騾代之在昔西洋高車機器未入中國皆沿用惠法已近百年亦有功於土人也後有方鐵梁者居方岡鎮人呼爲大木匠尤工雕鏤玲瓏剔透作人物皆肖其真與鐵梁同時有王士全石工也居角子山陽無師而成嘗爲石几偶折足卽作蛙怒目扁腹得負重狀人羨其巧思不知其因誤而改也亦曹不興落點成蠅之類

歎

廬天福居禹西神屋鎮鎮故蕘場皆日用盤盂粗器而古鈞甕久爲希世之珍或掘地得之佳者一事可值數百金天福思紹絕業採料配釉久之始成以充古甕射重利初有田數十畝製甕毀盡至是復之其技甚祕止授其弟天恩久之漸泄能者日多新鈞甕遂名於世泰西賽會亦估善價天福之所遺也

禹縣志卷二十七

二氏傳

韓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二氏舊矣當其世風所尚斯有高行輩出茲於舊志間有增刪焉

劉諷字偉節潁川人師司馬季主服日月精華得道後歸鄉里託形杖履而去真語云潁川劉偉節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事司馬季主爲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死桑樹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見後漢書

劉根潁川人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邴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

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使人見鬼耳祁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祁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顧而叱祁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祁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坐罪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後漢書方技傳或云劉根先生修大洞帝乙之道遊宦四方爲政有德晚歸嶽之東峯鍊真朝斗服氣而化乾隆志

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力

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密年未三十便爲講匠學徒千里

雲集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憇定林上寺棲閑隱素履

道惟勤齊竟陵文宣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弟子

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梁天監十一年卒弟子靜

深等立碑墓側節高僧傳

慧實許氏潁川人少出家梁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仁壽

四年遷於蔣州履道寺續高僧傳

香山禪師義琬字思靖俗姓董氏河南陽翟人紹嵩岳會

善大安禪師智印法歲二十七世齡五十九開元十九年

七月十九日歿舉體香軟容華轉鮮先是則玄記吾滅度

後三十年內有大功臣置寺度遺法居士爲僧三十五年
後焚身留吾果園待其時也果二十八年法孫明演受禪
父託葬祖述德於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請號大曆二年
二月份陽表曰義琬禪行素高爲智海舟航是釋門龍象
心越覺路遠近歸依身歿道存寶寶褒異伏望允其所請
光被法流其月十八日勅義琬宜賜諡號大演禪師八月
十九日茶毗入塔

唐故張禪師墓誌銘
載畢沅中州金石志

嘗曰初家世博州賦性淳厚平居寡言嘗遊歷濟南逆旅
中遇丹陽真人馬鈺從而師之又往拜長春子邱處機人
稱嘗仙翁自號守真子杖履南遊抵鈞州蓬首垢面納衣

草履滅跡匿影緘口結舌晝則乞食於市夜則歸河龕太
和間冬大雪丈餘人凍餒多死旦不出十餘日人以爲死
矣各執畚鍤欲往埋瘞除雪視之儼然端坐殊無寒餒之
色人方驚訝貞祐間元兵破關陝犯京師軍民恐懼旦曰
無妨必自穎亭過鄭何必憂懼三日果如其言正大四年
久旱請旦行祈雨醮時立獲霑足金哀宗幸汴問百官天
下城池盡攻陷此城獨安其故何也百官僉對以嘗尊師
保佑之力上大喜即日召對問答如流莫不稱旨甲午正
月初七日留遺世頌曰一念不起萬緣皆空拂袖而去明
月清風擲筆而返真春秋八十有二未及葬翌日城陷矣

寶巖大師姓李氏名崇閔家世琅邪之任縣父母徙居汝南齟年二親俱喪兵變後隨親友還本鄉時年十八出家參禮邢台大士可安菩薩爲師肄習經業修建塔緣誓曰雁翔二十級須要免食十萬斤倏然夜夢吞鐵佛三尊逮至辰覺勇力百倍惟神之助一舉成就寶相輪衆口稱爲鐵菩薩丁未以二親留汝南淺土收遺骨歸葬本鄉後行化至鈞臺范使君識其器量標格請主持本州善財寺重修寶塔後化道盛行晴雨疾病感應良多至元間特賜寶巖大師號

智廣姓董氏子產里人少有佛性惡其父屠諫之徙業不從逃入伏牛山從釋苦修十年恍然有悟歸視南山東峯可立叢林誓爲之族人捐貲爲助王公貴人聞風施舍卽就觀音堂拓爲殿閣禪堂五十餘間又募置贍田十頃度徒十餘衆鑿山移石剷地種樹爲衆倡年七十餘不倦守戒律甚嚴僱工化之亦不茹葷忽沐浴畢跣趺而化

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正統時爲僧居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建文遜國後嘗至庵題詩壁間曰闕罷楞巖磬嬾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欸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應祥竊帝詩思思知州岑英自言曰我

建文皇帝也英大駭聞之藩司奏上核非真下錦衣獄論死從者十二人戍邊

明史紀事本末建文遜國事前人已屢辨之茲仍舊志姑載

匾圀禪師者號無空禹州陳氏子也年踰二十投少林寺禮梵僧喇嘛爲師請求法名師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無空曰三世諸佛皆有名號弟子安得獨無師授以心經讀至五蘊皆空豁然大悟曰身尙是幻何處求名一日手編大圓於師前師指曰匾圀是汝名也答曰旣名匾圀內也無空師曰教外別傳方契此語後到峩眉絕頂結茅以居一日見阿彌陀佛手執大彌陀經一部曰藏內有經藏外全無付授與汝廣令傳化無空遂周流宇內前後印造大

彌陀經若干藏未幾復返少林念少林爲達磨單傳之地施銀三百兩親在本寺率諸僧衆法筵大啟嘉靖四十二年再至峩眉行至夔州江中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登岸端坐而逝徒孫普明等曰少林吾師發身之地歸葬少室建塔告成走禹州新昌王厚尊爲碑文隆慶二年也

賈士芳城西賈樓人少似癡愚兄某讀書命士芳耕作時時狂念欲往遊天上忽亡去數年歸兄驚曰爾人耶鬼耶曰我人耳何以爲鬼曰爾數年不歸曩在何處曰我同人至天上往返不過半日何云數年其兄以爲癡不之顧與生徒講易士芳坐於旁聞之起搖手曰兄誤矣是卦繇辭

九五陽剛與六二相應陰陽合德得位乘時水火相濟變
爲正月之卦過此以往剛者漸升柔者漸降至上九數不
可極極則有悔悔則潛藏以待剝復之機矣其兄大驚曰
汝未讀書何得剖析易理如此精奧信其果遇異人遠近
趨慕叩以禍福無不響應或云士芳所遇異人姓王名紫
珍尤有神通嘗烹茶招士芳觀之指曰初烹時茶葉亂浮
清濁不分此混沌象也少頃水在上葉在下便是開闢象
矣十二萬年不過如此一霎耳稽曾鈞總督河道時士芳
在署中人多崇奉之有不相敬者士芳必拉至無人處將
其生平隱事妻子所不知者一一語之其人愧服乃已世

宗晚年頗信方士寢疾時浙督李衛奏薦士芳善符水治
疾不用藥餌因召見令試其術士芳於帝前以硃繪符焚
諸火口誦誦誦咒十數語帝果霍然愈乃大喜賞賚甚厚
王公貴戚爭延致未及旬日帝疾復作再誦咒初尙有驗
久之疾愈增士芳亦無如何矣帝未幾崩高宗在藩邸固
深疑之忽疑數年前遊京西白雲觀中一道士酷類士芳
益知非善類且聆其陳奏多幻妄不道語既卽位立命誅

之袁枚新齊諧李岳
瑞春冰室野乘

禹縣志卷二十八

寓賢傳

寓賢之在邑志亦通例也蓋名賢所至則山川生色古所以有爭墩也禹之寓公盛於宋金元而舊志多畧謹爲考補藉以光禹乘

聶政者軹人韓相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政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讐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許人也及母卒自請爲仲子用乃刺累累方坐府上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破面扶服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姊娒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聶政也以妾在

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名乎遂死尸旁

史記傳酈生別箸異聞聶政事見太平廣記引琴曲者與史記異附之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走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若政耳曷爲泣

乎卽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讐而爲妻所識父讐當何時復援石擊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卽自務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裂政於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讐耶願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讐恐及母乃自務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絕行脉而死

按琴

曲之說未必可信然爲父報讐較爲嚴仲子刺韓相以快私者其名義爲正大也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以父任爲郎年十五好經書每
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善論難卒以母喪去官客游潁

川後爲司隸校尉河南太守

後漢書本傳

盧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年十餘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
及經史博學善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羣
臣曰此卽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疾去官居大白
山得方士元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轉篤
客東龍山布衣藜羹裴瑾之章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醫
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徙居陽翟之具茨山下買園數十
畝疏潁水周舍復預爲墓偃卧其中乃著幽憂子十卷自

以當高宗時尙吏已獨儒武后尙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

聘賢士已已廢箸五悲文釋疾文以自傷

新唐書將釋疾文誤作病黎賦

茲據舊唐書改正按盧照隣集病黎賦序白癸酉之歲余
卧病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則病黎賦作於長安非作於
陽翟也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文多不載與王勃楊

炯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

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時議以爲然照隣

旣病廢不堪其苦後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死時年四

十文集二十卷

參新舊唐書及唐詩人傳

李翰趙州贊皇人李華之宗子也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
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澀常從令臯甫曾求音樂每思

涸則奏之神逸及屬文房瑄韋陟俱薦為史官宰相不肯
擬祿山之亂從友人張巡客宋州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
以為降賊翰乃傳巡功狀表上之肅宗繇是感悟而巡大
節白於世義士多之上元中為衛縣尉入朝為侍御史累
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卒於陽翟翰高禹年月
及先後官次
新舊唐書言各異狀書謂天寶中寓居陽翟新唐書
謂大曆中客陽翟卒吾誰使正之或初寓陽翟而他去及
病免復客陽翟而
卒耶茲並從之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幼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依焉
務學晝夜不息徽之間與諸歎曰與吾門者在汝矣祥符
初累官至兵部員外郎戶部郎中五年以疾在告遣中使

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
賢之句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億剛介寡合初王欽
若陳彭年忌億名出其右相與訾毀真宗將立劉后欲令
億草詔丁謂喻音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
如此富貴非所願也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因得
疾請歸雀不待報而行上親織藥劑加金帛以賜億素體
羸至是以病聞請解官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
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為文兩用其弟名奏牘則託
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綿上之田
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而婉云有嗟憲官

劾億不俟命而去者左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許就養病
億表謝作君可思賦以抒忠悃七年病愈除知汝州而言
者不已億又敢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已方因
疾藜尙關弓而相射後仕轉翰林學士卒年五十七謚文
公葬陽翟具茨山下生平所著別集甚多有頽陰韓城二
集乃避讒佯狂歸陽翟時所作時兄弟並有宅居陽翟仲
弟偉字子奇天禧元年獻頌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官
終中書舍人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季弟侏字弁叔官禮部
員外郎歿葬陽翟仰高村之原道光朱志宋史本傳青箱
雜記楊侏墓志中州雜俎
張宗謬蜀人年六十餘髮鬚不甚白而精神爽健超逸澗

谷上下如飛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疑其非世俗間人

也東坡集

宋祁字子京雍邱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
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真祁第十
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祁仕至翰林學士承旨復爲羣
牧使事具宋史本傳曾寓居陽翟有懷古眺望詩云城闔
聊屬眺千古恨悠悠夏亭空臺毀韓亡故社留廟祠旌頽
鳳溪水識巢牛春色依林動晨煙傍戍浮庠騶閑自集田
鶴叫相求町條夤緣密川葭蘆靡柔櫟墟迷鄭鄙隗路隔
軒游感昔如吾輩曾經幾解愁祁卒葬陽翟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寓陽翟晚年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於陳年六十九累轉勳柱國賜爵清源縣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中無不足者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為恨無他言葬陽翟大儒里仰高村秦觀淮海集鮮于綽字大受諫議大夫侁季子也因奉父喪遂居陽翟陽翟者潁昌屬邑也去府不百里公卿大夫託以居焉於京西為最盛又其里中多豪傑之士知名於世綽兄弟游其間人人稱其言行世其家時鄒浩為潁昌教官多交陽翟士大夫如田晝其尤著也外則崔鷗陳恬而侁與仲兄羣字無黨亦以次獲交於浩綽又交李廌輩約共習制科

更與崔鷗陳恬善時號為陽城三士綽登慶厯第

鄒浩道鄉集馬

端臨文獻通考李廌濟南集圖書集成氏族典

畢仲游字公叔代州雲中人故相士安曾孫陽翟主簿仲衍其仲兄也仲游亦曾寓陽翟時有陳知默者字子思居靈泉山號為能詩陽翟田晝嘗傳其句云平地風煙橫白鳥半山雲木捲蒼藤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知默於仲游為舅行而世家之後少無名譽仲游初不信其能詩也後病居房中有誦知默詩於戶外者疑為唐人

之詩而怪其未嘗見也問之乃知默詩甚驚因盡取其詩繼觀之大大可愛尋知默卒得其遺稿時出誦之並為之傳

知默詩遂重至云歐陽公晚年且喜欲學之則仲游寓陽
翟時所有造也仲游在陽翟善僧圓益有和圓益晚歸三
峯詩仲游後以元祐黨籍廢黜

畢西臺集王
直方詩話

裴秀才佚其名字聞喜裴氏晉公度之裔也少篤學鋒氣
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歎曰人
生如寄耳安用是區區者爲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
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爲事元祐三年冬秀
才之弟通判蔡州適秦觀亦在蔡秀才自陽翟籃輿過之
踰月而去將行謂弟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麓中故
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秦

少游方爲此郡學官願因丐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秦
感其意爲作一文著其身世且致感歎曰昔馬援征南謂
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
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欵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
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
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
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官四十爲郎聲聞
藉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卧於衡茅
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出
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博雅

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暮年之心云

秦觀
淮海

集裴秀
才跋尾

崔鈞字元播光州人仕至河東提刑在河東凡十餘年既倦遊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竟請歸闔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術爲意無何疾終年六十六娶周宗問女先卒政和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官人之塋

斜川
集

張耒字文潛譙郡人嘗寓陽翟後離去有詩云驅車發潁

川回望失嵩少霜氛塞層空黯淡寒日曉原田際天平百

里見飛鳥累累道旁邱石獸臥衰草不知誰家碑剝裂偶未倒支離見隸字書帶漢筆妙遺墳不可問文彩竟何效永年恃金石此計久可笑昔遊已三歲存歿傷懷抱飽諳人世憂安得身不老

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中興定五年第由內鄉令累官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詩爲一代宗工晚益悲壯蒼涼時挾幽并之氣初好問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度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嘗寓鈞州有鈞州道中湯

翟道中穎亭諸詩及後飲酒五首皆作於陽翟好問而外
又有李獻能字欽叔王涯字仲澤獻能有追憶穎亭泛舟
寄陽翟諸友詩涯有穎亭及九日登穎亭寄元遺山詩又
李純甫字之甫號屏山於興定末亦寓鈞故舊皆從之問
金源故事云好問鈞州道中云野陰蒼莽日將夕歲律崢嶸風有聲從昔南山歌短褐何時北關請長
縷陽翟道中云長路伶俜裏羈懷蒼茫中千山分晚照萬
籟入秋風頻見參旗縮虛傳朔幕空故園歸未得細問北
來鴻穎亭留別云故人重分攜臨流注歸駕乾坤展清眺
萬景若相借北風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鬱崢嶸了不
受陵跨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本閒
暇壺觴負喧嘩塵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畫獻
能追憶穎亭泛舟寄陽翟諸友詩云十月冬氣寒清霜頽
羣木輕舟泛穎水微風吹野服信流不知還石艇橫老玉
苔花錦爛斑懸溜珠簾蔽頽離塵市雜倒瀉軒裳俗歲月
今幾何春草萋以綠懷歸劇饑渴仰羨雙飛鶴矯首九山

雲迢迢傷小日涯有穎亭詩云五載湖濱阻勝遊歌亭聊
喜散羈愁九山西路煙霞去一水南吞澗壑流賓主唱酬
空翠巘干戈橫絕自滄洲匆匆四馬從軍去慚愧煙波萬
里鷗又九月登穎亭寄元遺山云茫茫襄城野歲晏多風
埃野田半已荒草蟲鳴更哀西風吹白雲大隗安在哉七
聖之所迷而我胡為來我本林野人初無經世材失身鞍
馬間坐令雙鬢摧安得元紫芝共舉
重陽杯詩成西北望九山鬱崔嵬

李過字平甫樂城人少擢明昌二年進士第有能聲工詩
善畫為監察御史言紇石烈不法聞者悚然至寧中改授
東平府治中居陽翟築屋穎水之上自號寄庵過嘗從李
純甫遊純甫嘗有詩云寄庵丈人眼如月墨妙詩工兼畫
絕儒術吏事更精研只向當途如許拙居陽翟十餘年病
卒子治自陽翟歸葬樂城

李麟字國瑞仕金至司庫參軍先是居嵩洛間有竹里築堂曰清閼喜賓客凡名流遊其地者多主之貞祐間麟避兵渡河寓鈞州樂其風土將終身焉乃建友山亭金自三峯山戰後鈞州破麟轉徙他去後二十年復歸於此請元好問爲亭作記並著其生平先是王鬱寓鈞與麟有舊曾贈詩云洛陽賞盡牡丹春寂寞鈞臺對夕曛手折幽蘭贈行子多情惟有李參軍亦想見麟之家世焉

王鬱一名青雄字飛伯大興人初生時父欽夢神人自天而下開所負紫綵囊出一大鵬振羽一鳴驚寤訪諸日者繇曰凜凜霜鶚賜自上穹旣文於外又剛於中法生貴子

其應在公他日必作青雲之雄因採其語爲子名字長而儀狀魁奇目光如鶻家素富貲遭亂蕩盡不恤也寓鈞州閉戶讀書好議論自以爲儒中俠嘗欲闡明孔氏心法商訂宋儒經說以祛學者滯於一隅不周世用之弊又欲取韓柳之辭合程張之理以盡爲文之妙謂學詩上自三百篇始下不落唐人以後謂仕進不能濟民不如養高頗欲法李白其潛心述作白麻九疇外初無知者及李獻能過鈞得其所著傷魯麟導懷等賦并楊孝童碑王夢祥哀辭大驚騰書薦揚遂名滿天下自此去鈞臺放遊又移隱陘山正大五年年二十五矣游京師完顏璫趙秉文交節之

高 縣 志
次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游洛陽盡山水之娛鬱詩歌
俊逸又有黃鶴樓高雲不飛鸚鵡洲寒星已暝之句人甚
稱之時李獻能亦曾寓釣有詩云憶昔潁亭見飛伯恍若
夢中逢李白又云紫徑仙人今淵雲騎風御氣七尺身天
興初汴京被圍鬱上書言事不報四月圍稍解挺身突出
爲兵士所得其將遇之厚鬱徑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
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
曰王鬱死矣年三十餘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成宗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
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用薦者以布衣爲太子師傅大
德間從仁宗侍昭獻元聖皇后居懷州成宗崩仁宗用孟
謀收阿難答及同謀繼統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
中外以定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羣小不樂孟乃言於
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鸞輿在道未見顏色
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武宗至大
二年正月仁宗爲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
深思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耶仁宗
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
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
色也帝甚友愛感其言卽命搜訪之得於釣州之陘山遣

使召之三年正月入見於至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
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乃授中書平章事同知樞密院
事後相仁宗朱志以李孟事入志餘引元史多非孟本傳
原文且有溢出本傳事外者惟於孟逃去搜
訪一事本傳云得之許昌陘山舊志云得於鈞州之
陘山則舊志較本傳爲覈實今並參史志爲寓賢傳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父正官周王府教授流寓
大梁母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夢陽故名年十八舉陝西鄉
試第一明年宏治六年成進士丁內外艱十一年授戶部
主事倡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
也十八年進員外郎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
店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爭張后怒甚

孝宗下夢陽錦衣衛獄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
陽謝遷問李夢陽宜如何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
罪孝宗色變東陽不敢對叩頭而已遷從容對曰夢陽雖
狂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陛下孝宗曰謝先生言是有
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宗獨召見兵部尙書劉大夏謂曰初
下夢陽獄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
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大夏曰陛
下此事卽堯舜之心正德元年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
等蠱亂朝政給事中劉蒞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
者戶部尙書韓文日流涕憂憤夢陽進曰大臣同國休戚

此而不言焉用彼相文慨然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先皇
帝於地下耳乃令夢陽草奏上之疏入詔廷議其事而瑾
等八人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
王岳范榮皆竄死二年大臣多罷免瑾知疏出夢陽手蓄
憾不已矯旨奪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榜為黨人夢陽
與焉瑾欲殺夢陽三年矯旨羅織成罪械繫逮京師再下
錦衣獄夢陽婦弟左國玉間行徒步從上書修撰康海勉
以大義賴力救得免放歸大梁五年瑾敗明年起夢陽江
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宿習褒獎義節訓正禮俗士
翕然向風夢陽才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多忌之御史江

某與之有嫌遂相奏訐上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夢陽廣
信獄摧苦殊甚不稍為屈予閒住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
不用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嘉靖辛卯就醫京口還大梁

病卒葬禹州大陽山下安陽崔銑為墓志銘吳郡袁衮表

其墓夢陽八世孫辛跋其詩集後謂家緒中微轉徙朱仙

鎮數世單傳先隴在大陽山未獲以時祭婦康熙間

州人辰州通判劉湛過襄陽見空同女孫適孟氏者訪其

先墓湛子玉威又與甥孫孟仲昭同謁舊阡皆賦詩以記

云朱志
宋登春字應元新河人少孤貧既連喪妻子女遂棄家囊

書遠遊跨一驢徧行天下工詩與鈞州黨以平善因寓禹
有早春登鈞州西臺簡黨中丞詩曰汝陽春色望中來詞

客長吟重自哀身世百年宜對酒家山萬里且登臺寒雲
細草雁初至斜陽孤城花自開白髮中丞能好事仲宣流
落幾時迴登春詩臨邑邢侗爲之序清康熙中新河知縣
王培立碑表里刻其詩曰宋布衣集

張鼎文浙江秀水人善古文詞避讐亡命黨以平時爲藩
伯愛其文攜至禹薦於徽藩教諸公子四方求文者益衆
會上書大學士張居正居正奇之禹碑銘撰記多出其手
書效趙子昂體雖委巷遠村莫不藏其筆跡卒葬城西二
里許著有椒葉生集二十卷

趙御衆字寬夫其先直隸欒州人後遷河南密縣超化砦

晚寓禹州馬氏其女家也卽歿於禹御衆受學孫奇逢之
門最先且久質敏而志篤汲汲孜孜白首不怠奇逢嘗稱
其善補過與湯斌之端亮並爲古人中所少著述甚夥其
困亨錄蓋取義於易爲一生最致力處晚年手輯奇逢遺
書爲傳信錄師門淵源畧備於此有山曉堂詩詩非其所
致力特寄意耳大抵如明月琴聲淫哇都捐爲白沙姚江
嗣音自御衆歿其書皆歸馬氏數傳至馬時芳皆更加刪
定

韓鼎業字子新直隸盧龍人舉明經侍御應庾之孫博學
能文尙氣節明季避亂江左客大梁出橐中金建信陵君

祠夷門外入清遊蘇門從孫奇逢學與趙御衆善嘗有詠
陶淵明詩以見意云詩中甲子春秋筆籬下黃花雨露枝
便向斜川頻載酒風光不似義熙時藜杖芒鞋白鹿裘山
中甲子幾春秋呼兒簡點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其他
文筆札往往多概說抑鬱之音鼎業後同御衆寓禹御衆
輯其手書題爲桃華墨寶評日出脫魯公妙運智永御衆
歿於禹此卷留存馬氏

鍾國士字爾知河內人性狷介端方不逾繩尺少從學孫
奇逢與耿介韓鼎業爲同學益友遭暹艱渡河寓緱山往
返嵩陽康熙十六年遷禹教授生徒置田百畝遂家焉年

五十餘偶疾作詩戒子一夕沐浴畢端然而逝今國士寓宅莫知所

在而其移家詩曰卜築家陽翟結茅頽水隈高臺堪眺望
曲岸足徘徊又邙縣全軌有陽翟訪鍾爾知詩曰穿林野
月窺千嶂壓郭寒流聽半空既曰頽隈又曰壓郭知距城
不遠曰高臺應指聶塚曰曲岸應指城西北附近處是可
以想見國士子德音字聖鐸幼隨父往來夏峯嵩陽間漸
之所居矣

摩日益能世其學

陶澂寶應布衣字季深一字昭萬著有舟車集其客湖南
閩中諸詩多似高岑龍標過東阿曹子建墓有句云可憐
衰草地猶是建安人爲時所稱沈荃爲分巡大梁道駐禹
澂遊其幕作釣臺海棠賦曰釣臺故郡王府今爲兵巡公
署有海棠一枝高可數尋每當花發絢耀滿庭繹堂沈太

史曰借諸同人觴詠其下予因賦以記之其辭曰惟彼嘉樹生茲廣庭交柯翳日繁葩粲星矜獨豔以自貴處羣芳而不爭迷朱門兮悵望臨春風兮含情若乃濯露未晞沈煙欲起修條渥丹曲莖散綺旣蔚蔚而覆檐更爰爰而照水儼幽夢之始驚或靚粧之未已及夫杲日初上鳴禽載賡俛仰錯列高卑互章其乍覲也號國承恩之面其迫昵也壽陽試的之香其剪之畢發也如賸貫魚而在御其芻之並綴也邢尹受詔而同堂加以葉迸千珠絲垂萬玉極妍盡態奪志搖目憎佛桑之擅名賤畢芷之呈馥豈槎羅之自文較杉錦而尤轟穠李當之漸失天桃視之若惡池

麗澤於蜂脾沾柔情於蜨魄斯庶類之昭融宜觀者之未足於是主人至止衆賓駢羅行酒離坐一彈再歌偉高柳之綽約映方塘之陂陁紛落英與靡絮點粼粼之微波胡轡影之甚駛兮況余顏之旣醜錯華燈以相續兮態連娟而傲傚感時物之易化兮行遷延而摩娑安能結巢於其上兮吾將與之終老乎巖阿

葉魯白徽州歙縣人年七十餘攜一琴一笛客遊於禹琴得楊太常遺響妙絕一時酒酣輒慷慨起舞或賦詩吹笛作梅花弄自謂於笛能吹七調半他人不知也以疾卒其友韓鼎業葬之潁水之原焚琴墓下

毛奇齡字太可又名甡字初晴學者稱西河先生浙江蕭山人幼負奇才明亡哭宮三日當南都傾覆以布衣參西陵軍事軍敗走山寺爲沙門人或構之清率乃變姓名爲王士方亡命展側山谷間卒得脫遂徧遊齊楚梁宋鄭衛作續哀江南賦萬餘言同里史廷桂官禹州知州乃來禹依廷桂州署故明懷慶王邸後有白雲樓奇齡登樓大醉作白雲樓歌以寄睠懷故國之思未匝月都下伎館酒樓競傳唱時華亭沈荃爲大梁道駐禹州宏獎風流幕中皆東南聞人奇齡以詩歌與相賡和居禹數年著詩話毛詩寫官記及尙書廣聽錄大兵出關記順天怨家欲陷之亡

去之嵩山匿土室中康熙時禁網解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授檢討纂修明史著述甚富不關禹事不備載

汪价字介人粵人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慕懷孟禮部侍郎薛所蘊招至其家讀書翕園後爲豫撫賈公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侍郎之喪其子奮生留住崑山草堂嗣知河南府朱燦煌邀閱試卷時沈荃以分巡大梁道駐禹价徧遊河嶽倦則以禹州道署爲歸焉禹舊有李夢陽墓已崩陔鮮過問者价語知州史廷桂曰張良洞旁黃石塚聶政墓前姊娒墳大抵荒唐爲土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

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所當急爲表治以培風
雅廷桂卽鵠工往葺价親爲舉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
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行誼具見三儂贅人廣自序中文
近萬言不關此土者不錄

閻爾梅字用卿號古古旆縣人崇禎九年舉人清初抗節
以難故匿禹變姓名爲翁深入分巡大梁道沈荃幕凡禹
中名勝到處題詠事白居易師猶思禹作崆峒山賦並爲
自注其詞曰白奪山人昔以山左之難出亡許鄭之郊見
其岑谿前險聚落疎涼不類近時風氣因歎曰此古有熊
氏之墟夏之天子饗諸侯於潁水之上奏鈞天之樂處也

秦漢依川置郡猶爲近古後代分道

唐制分路宋制

曰鈞曰禹

萬歷初鈞字

避諱改禹州古意索然矣迺其形勝人物生成不易者固

可得而畧述之也大河以南長淮之北箕山西踞

箕山在禹州西

古陽

潁水東環

潁水在北城門外

三峯凸凹

三峯山在禹城南十里

如筆架

之橫案前二室嵯峨似雲屏之張天際疏渠湊洧負辰崆
峒崆峒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之山也金洞結懸巖之半

上下無階石梯當絕壁之陰微茫有竇厂無餘地道人每

棧樹爲宮谷有靈踪游客常捫蘿代杖餌黃精於具茨

山名

丹遺鴻寨名題白松

白松在密縣東黃帝葬三女處

於大隗

山名亦碑斷作地名

雕崖

地名攜眷隱士樵蘇虎豹之間采藥仙翁出沒煙嵐之

內吹別苑之風香窖藏嘉卉濺齒岩之雪瀑山度餘音沙

澄鱗見則旋日旋日一名鷓鴣目鳥名低飛樹密禽交斯畫眉新囀竹

鷄翎翠山多竹雉叢刺以無痕松鼠尾長跳柔枝而不墜於

斯時也巖維疆罔節邁利分天影漸蔭露華微冷蓮粟之

房欲折解檉之葉亂鳴柿比霜柑棗如火齊去聲野蟀長吟

於豆圃寒螢高峙於梧原晨風入牖美人之紈扇不情夜

雨驚幃蕩子之葛衣無用螫蟲得氣之先及晴抔戶玄鳥

見幾而作乘曉呢梁爰有雲間學士沈繹堂諱荃持節備兵方

外嗣宗時計子山陶季深在繹堂幕中聯牀揮塵山人喜之過而問焉髡

鉗既久畏洩真名縞紵纒纒通權如舊識倒屣承筐異待忘

年之友髯參短簿同為入幕之賓蕉桐夾徑無風自奏箎

簧蘿薜蕤橋得月皆成組繡西園命酒東閣論文考郡州

沿革之所從來補山海注牋之所未備聲兼騷雅義取褒

譏夏后之雲璈不振寂然陽翟之臺禹州古陽翟姬公之圭石

雖存歿矣郟城之鼎圭石在嵩山東南古郟城即成王定鼎處田舍兒就澗飲

牛孰為巢父兵家子緣林牧馬孰是襄郡襄城縣在禹州南即七聖迷踪處

薄帝王為勞形不受天下無若是高人視秦楚為奇貨

可居世間有如斯大賈呂不韋陽翟大賈軒皇以夢卜求賢浪傳

風后風后皇帝四相之一也今以山名太岳之子孫失守不祀許田許太岳之

後也許田見春秋觀齊師次陘之義陘山在禹州東北王者不以兵車讀

鄭伯克段之文

克段於鄆即今鄆陵在禹州東

天倫遂如讐敵聶姊墳荒

瘞佳人之血劍

聶政刺韓相俠累即今禹州

留侯宅廢埋力士之沙椎

留侯韓人即禹州乃哀侯遷都處

卓使君有功於漢仍修密縣遺祠

漢卓茂密

縣令也今屬禹州時密縣修卓君廟余爲之記

韓公子何負於秦竟起雲陽大獄

韓非

聽戰國策士之談恥諸侯之不爲雞口罹甘陵黨人之禍知司隸之無愧龍門

漢李膺潁川人今許州在禹州之東

於是爲之歌

曰萬里游兮江海煙躡焦堯兮西風前撫白松兮叩朱絃

星斗衰兮光皎然黃金成兮服常年再歌曰陟崆峒兮臨

丹崖芝草芳兮賢人來弔潁川兮三峯開碧梨紺棗貢瑤

杯鳳凰集兮次公臺

黃霸爲潁川太守即此或謂許州非也

三歌曰嶠函嵩

少闢雲門自此之東皆平原河山秀兮香網緼羣山醉兮

絲竹芬文章五色銘丹珉四歌曰寶劍之芒青瑟瑟王母

佩之搖玄霽發玉函兮字銀漆神物護之龍啾啾授佳人

兮光如日五歌曰黃帝愚兮有童心師廣成兮大鴻陰海

風無際摔綠琴夢歸來兮天冥沉霜木彫兮草蟲吟歌畢

主人樂甚於是洗罍移筵開窗納月長郎侍坐短僕行觴

謝劉子之雕龍酬楊生之吐鳳姓字非常賓吏皆破顏微

笑悲歌不俗兒童亦刮目相看語言之外如有共患之情

欸洽之餘畧無避嫌之色韓信之獻故人本以畏死也然

而何嘗不死臧霸之招亡將非以求生也然而何嘗不生

委數於天修名自我如此居停時人固不辦此也於是猗

氏王似鶴鉅鹿楊猶龍陽城王半石大冶余兩石諸君子

之宦大梁者莫不下榻繁臺執鞭雪苑山人之名以此漸

漏遂不復留滯於河南矣循袞斜嶠岷以西去棹巴涪沔

漢而東還江淮熟路翻似魂游桑梓窮交半登鬼錄着優

孟之衣冠不倫特甚思向平之婚嫁無計云何因而臨風

告墓冒雨擔簦叩牛角於齊門尋狗屠於燕市晉伯知音

問南冠者誰氏鍾儀事見春秋傳楊公釋罪嗟北海兮何人孔北海救

楊太尉事見後漢書晏子脫驂支公放鶴賢者急病讓夷心非望報

高人解紛排難口不言功龔孝升為大司寇為余題疏事得解昭王懸價能

噓死馬之骸豫且開簪不食窮黿之俎遂使張儉歸田重

逢李篤趙岐出壁再遇孫嵩俱見後漢書歎如流之歲月倏爾

十年悲漸老之音容依然二仲計子山陶季深時又在沈子座中昔穎今

幽關河自異秋深春暮煙雨猶同當失路時望門投止常

因患難生情及還家後終歲應酬翻覺平安無味分題拈

韻卽事詠懷慕十行之漢札篆用銅章臨千字之隋書門

施鐵限沈子工書故云四座雅言鄙士龍之傲鳴鶴一堂名俊喜

季野之尋孟嘉集管絃於昭文閣上協以宮商結枌榆於

宣武門前勒諸金石賦中備詳身世此外詩之留禹者或

託翁深名多近體不具載

張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遞知內黃資縣事告歸從夏峯孫奇逢遊主講大梁書院晚年闢白龜園以教學者著五經疏畧圖書秘典學道六書學者稱爲上蔡夫子嘗以避荒居禹主講丹山書院劉玉威述其言論爲鈞談錄一卷

仝軌字車岡邠縣人年十六學使張九徵按試汝州激賞其文自比楊一清提學關中得李夢陽爲生平快事康熙四十四年年五十八舉鄉試第一相國李光第曰是科元卷當以中州爲第一侍講何焯颺言曰我朝少三元者若車岡擢進士第一廷試日當共奏之以成本朝盛事竟不

第歸其詩長句瀏灑頓挫尤爲新城王士禛所稱歎初少年豪俊高岸使酒好氣爲人所擠避居禹楊景時獨客之贈景時詩有云晦跡傭奴悲夏馥棲身牆壁愧孫嵩關山片月樓常倚風雨寒窗酒不空可想見當日情概矣軌與劉玉威爲僚壻玉威父湛方自辰州致仕歸數招飲時周德滋新築巢父洞與同里陳鳴皋趙冬晟馬淑輩觴詠其中軌歎曰甚矣禹之多君子也爲作詩序且與德滋約三數年中有宅一區田二頃饑寒粗免不從諸君子於洞中者有如此水上蔡張沐方主講丹山書院河內鍾國士亦寓禹軌先後與相過從甚相得也事解乃歸邠

劉鼎隅蜀人武進士能詩工書畫岳鍾琪征金川鼎隅遵
 母命從軍未即收錄乃結士四人別為一隊首先迎敵三
 戰三勝授守備累官至寧武關總兵以老致仕客禹州白
 沙鎮數年密縣錢九府主講白沙書院為作劉將軍行足
 以傳其為人詩曰君不見投筆從戎班定遠立功絕域名
 赫誼又不見李靖指揮三十騎躡血邊庭都
 如意經文緯武舊軼羣祇今又有劉將軍將軍本是風雅
 士長才愛兼孫吳勲青年早與鷹颯選未握牙璋報聖君
 何物么麼金川西恃險敢作負山蚊壯士聞之髮直指更
 有賢母義薄雲爾其從軍滅此醜唯唯受命意欣欣孤身
 辭高堂匹馬走羊腸一劍懸虹影千山暗日光飛巖窮谷
 人蹤滅虎嘯猿嗥氣倍揚歷盡絕險到疆場投刺轅門失
 所望大帥援例難收錄寶刀欲試鋒還藏鋒藏終須見常
 例當善變結得義勇三五人竟須直與逆酋戰豪氣怒發
 天地塞山勢欲頽星辰眩一戰殺賊首懸腰再戰奪險酋
 血濺三戰窮蠻膽破裂棄甲奔走如流電大帥親見歎不

已奇歎壯哉真男子急為飛章達九重九重一覽天顏喜
 鴻恩疊頒爵賞公纔得榮封慰賢母雄關久鎮威益尊人
 道將軍今老矣我與將軍素未親傳來小照披對頻我謂
 畫工畫貌難畫骨便能畫骨豈傳神昨纔一見真將軍詩
 仙草堂老文人檠林畧話
 當年事別有英風邁等倫

王簡字居敬祖籍新鄭及簡先遷長葛再遷禹州居馬樓
 村後遂為禹人馬乾隆三十五年鄉試舉人時已住禹四
 十三年成進士五十四年選知懷仁縣歷署靈石汾陽又
 調臨汾因病請告病愈仍坐補臨汾所至有德政任懷仁
 時值乾隆五十二年荒災之後民苦輸納簡代民納丁糧
 銀一千二百餘兩米豆一千八百餘石邑舊有輸右衛兵
 米豆三千五百六十八石歲以為苦為詳請改折三千石

民困始蘇及任臨汾又值五十七年偏災出借倉穀民不能償者爲代納四千石有奇嘉慶十年河東凶簡由臨汾移署太平急治荒政時劉大觀爲河東道方入境詢地方利弊牧令賢否皆曰臨汾官賢及詢太平民具對如前大觀故山左詩人有大名特重簡作頌以壽之禹州馬時芳偃師武億皆與簡善簡工詩疏宕自喜不受前人束縛嘗在山東道上見羣士酒肆聯句旁若無人簡隔席遙語之曰予不能詩適途間偶成數首請爲諸君誦之用作一笑可乎遂抱膝高吟至老樹壯秋聲羣起奉座曰不識佳客幸勿爲罪吾輩搗搯直小巫耳洗盞更酌盡歡而散簡又

精騎射當白蓮教匪亂時集鄉勇白衛適獲一賊謀簡令壯士舞劍自發矢中的令觀之卽縱謀歸述狀賊以故畏遁不敢犯著有五經大旨四書大旨四書條辨摘要及訓弟子粗說等書

張鑄字仲陶登封歲貢生著有詩集行世山陰童鈺爲之序晚居禹與馬焯友善以女妻焯子元英

中州詩鈔小傳並鑄作馬錦章

墓志

閻德潛字柳堂新鄭人閻氏新鄭故家至德潛已衰落甚其祖舉人成觀久主禹州丹山書院講席德潛幼隨祖居禹長娶禹歲貢楊景純女後遊晉依其姑夫白焯屯留縣

署數年歸益無所合適禹人延之講算學初主望峯書院
繼助教穎濱經舍再充高等小學堂算學教員遂家於禹
晚得風痺以卒年五十餘德潛天資穎慧九歲盡讀十三
經有神童之目性嗜算初見九章謂可不學而能讀莊列
諸子大喜沈溺者久之已而泛濫百家無所成名復習算
通究蒙元及清世並歐羅巴諸名家書皆造其精微更邃
於格物其學無師而成尤可異也以文拙不著書人亦惜
之性恬率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朝不謀夕宴如
也與人交混賢愚忘物我所至臧獲僮駟油油與偕嗜飲
抱罌自隨及嬰疾亦不戒故重發以死歸葬新鄭仁和寨

側祖瑩

高
期
行

